诗抒胸臆

入秋

■王养浩

连日寒雨稠,屈指将入秋。
落叶惊窗前,菊花开村头。
白发添莫愁,天晴上华舟。
秋波望不尽,放歌在芳洲。

意犹未尽

雪落无声

■李德生 文

冬越来越深了,总期待一场雪落。

仲冬时节,清晨起床撩开窗帘,一片洁白的世界惊艳了我。雪落无声,教天地换了模样。“下雪了!”我大声向老伴喊了一声,“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

我急忙穿戴好冬日保暖衣帽,匆匆下楼,走到小区的雪地里,外面的情景清晰起来,屋顶、树枝、车篷,都被白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静谧而清透。

我掏出手机,趁地上洁白的雪还没有清扫,把这份欣喜拍下来,分享给同学朋友,更把这晶莹美丽定格在影像里。

对淡雅皎洁的雪花,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虽然身已老矣,可还是有一颗儿时的心,想漫步于雪地,看雪花飞舞,听一听那踏碎玉沙的咔吱声,看一看那皑皑白雪的洁净素光。

我喜欢冬雪,雪是冬日独有的礼物,她的轻盈曼妙和洁白,蕴含在这天地自然间,让你遐想绵绵。

走到院里的槐树下,掏出手机,对准那玉树琼花,选择好角度,先将这带着骨感、挂着白雪的疏枝美景定格在手机里。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走到几棵松树下,抬头看,错落有致的松树,层层叠叠布满了蓬蓬松松的白雪,宛如大师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碧绿的松叶如空中华盖,晶莹凌厉。这冬韵里最壮观的景色,当属松树,在落雪的冬日里呈现出一种独有的气质,那一半墨绿一半纯白的搭配,完美诠释了忍性和耐寒性。

此刻,邻里的两个小孩也跑到了楼下的雪地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抓起雪团互相扔着,朗朗的笑声划破了这冬晨的寂静。他们追逐着打着雪仗,好不惬意。我想,大概这是属于童年时期最为美好的时光吧。

我儿时,也有这般玩雪的情景。北方的冬天是肃杀的,厚重的。但是当一场轻盈的雪翩然而降,便化解了天地间的沉闷,一举变身为童话的世界。那时候的冬,好像比现今的冬要冷得多,记得那时地里冻得嘎嘎的,一夜间院子里有了白茫茫的雪。我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奔跑,同伴扔的雪球砸在我的头上,冰凉的雪粒顺着脖颈滑进去,让人不禁打个寒颤。可那寒意很快就被体温融化,变成了一小块温热的湿意,见证了儿时天真而又纯粹的快乐。

雪色皑皑,素光晶莹。儿时的冬,雪下得特别大,白茫茫的没了上学的小路,甚至连路边的水井都覆盖了起来。我们村的六七个同学,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依然冒雪而行。北风呼啸,身上臃肿的棉裤棉袄,不足以抵抗那刺骨的严寒。天气冷得让人瑟缩,伙伴们冻得手脚冰凉,踏着积雪,一步一步向学校跋涉,裤脚和鞋子脏了也不在意,那时已没有心思去欣赏大雪的壮美。几里地的路程,走到学校后,同学们的头上都冒着汗气,呵出一团团白气。

雪落无声,冬雪裹着时光的清冽,岁岁年年与人们邂逅。



春尽夏生 ■蔡洁

岁月悠悠

赶大集

■佘建民 文

过年,与当年同在皖西北与河南交界的临泉县插队务农的知青小聚,大家又深情地回忆起乡亲们待我们的好,及在正月里赶大集时的乐事。

当年在农村,虽然物资贫乏,但过年时的热闹和喜庆一点也不输于城里。那时大家为了挣工分,生产队很少停工,但过年是例外。在正月里,生产队通常会放几天假,让辛苦了一年的社员,开开心心地过大年,赶大集。

平时的集市,以农副产品、农资物资交易为主,唯有正月里的集市除了传统的贸易功能外,还会放高升、张灯结彩,有舞龙、杂技表演,也会搭戏台、唱大戏,有时县豫剧团还会来集市巡回演出,热闹极了,正月里的集市,就被称为大集。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我下乡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日子,我与同为上海知青的伯华一起,早早地穿戴一新,沿着一条还算宽阔的土路,兴冲冲地奔向位于村东南方五六里路远的邻近的杨桥公社定庙,赶大集的情景。

赶到定庙时,集市上早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从四邻八乡赶来的人,有买卖农副产品的,有为接下来的春耕买农具的,也有买卖牛马等牲口的,更多的是来看杂技和大戏的。我们没有买卖之需,随着人流从东走到西,又从南走到北,边走边观看舞龙、杂技等表演,在戏台前的麦地里看草台班子演出的豫剧和坠子戏等。

当时,我和伯华不明白,为什么戏台前的麦地能让人踩踏,问了老农后,才知道当地有“麦子压三遍,撑破布口袋”的农谚,意思是经过踩压的麦子,产量高,能把装粮的布袋撑破。其原理是冬天压实麦土,恰似给麦苗盖层被,可以保墒保暖,以利麦苗开春后返青、拔节。

待逛完街,看毕杂技和戏时,已过了正午时刻,饥肠辘辘的我和伯华又兴致勃勃地按约,赶到插队在定庙边上大张庄生产队的女知青住地,和她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畅聊到夕阳西下后,见她们没有看戏的兴致,我和伯华才又返回定庙,去小饭馆奢侈地要了几两地瓜酒,炒了两个菜,开开心心地一直喝到天黑,再赶往戏台前,选定一块麦地站定,等待县豫剧团难得的大戏开演。

那时定庙尚未通电,整个集市的住户和商铺全靠煤油灯照明,但戏台上方却挂着数盏汽灯。汽灯是通过煤油汽化后,高压喷出燃烧、发出的耀眼白色光芒,把戏台照得如同白昼般明亮。

那晚演出的豫剧大戏是当时特别流行的《朝阳沟》《花木兰》折子戏,另外还加演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片段,看得大家如醉如痴,喝彩声不断,直呼过瘾。我和伯华虽然对豫剧不甚懂,但被豫剧高亢激越的唱腔、酣畅淋漓的演技,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所吸引,也跟着大家鼓掌叫好。

我会拉二胡,对豫剧主奏乐器板胡音色之高亢、明亮、尖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生产队后,特地借别人的板胡试拉过一段时间,虽未学精,但对板胡乐曲的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我手机和电脑音乐盒里,还收藏着《红军哥哥回来了》《月牙五更》等许多板胡名曲,时时欣赏。

那晚大戏散场后,我和伯华依依不舍又心满意足地赶着夜路回到了村里,在住处门前的小河旁草草地洗了把脸后,就疲累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一年后,我成为工农兵学员到南京上学,毕业分配在地质队从事地质工作,在各地也赶过许许多多的乡村集市,但当年定庙大集还是我记忆深处最尽兴的一次赶集。

而今,我和伯华在知青聚会时,还是会念念不忘地提及定庙大集。前两年,在我们重返当年务农的小村时,还专门询问乡亲们关于定庙,以及定庙大集的情况。乡亲们告诉我们,如今的定庙已改建成新型城镇,建了不少高楼,当年的集市已散了很久很久了。

童心天地

画里的世界

■赵文心 文

涂鸦是小朋友的天性,捏笔甚至不用笔,手指在沙里墙上就可以涂抹出美妙的图形。

布布刚满六岁,家里积攒了好几堆他的画,画纸大大小小厚厚薄薄长长短短,蜡笔彩铅水彩丙烯水墨马克笔轮番上阵,山岭大海高楼天体火焰阳光雨滴雪片花朵草芽车辆战船刀剑大人小人,无所不包。

布布画画有时速度飞快,1.2米见方的白板,几分钟就顶天立地,画得满满当当,仿佛不假思索,却又有相对完整的构思。高耸的公寓大楼,圆顶上插满飘扬的旗帜,透视准确的拱门,结实的石块地基,楼层安排合理,“每一层的地板是楼下的天花板”。有时又耐心超好,半晌没听见他淘闹的声音,四处去找,他坐在地板上,给飞船巨轮树屋信号塔,一笔笔添上窗户烟囱拖到地的叶子东南西北的接收器。

挑选画纸,布布有自己的标准。想画画了,取一张自己相中的纸,白纸彩纸新纸旧纸倒不是最重要的,必须是一张完全空白的纸才行。有时我觉得好大一张纸,只在角落或边上涂过几笔,一点不妨碍呀,“不行的!”布布向往的是创造崭新天地间的美好。

有过一次例外。布布放学带回家一张画,白纸的中心,几个叠在一起的铅笔颜色很淡的扁圆圈而已。妈妈问:这是什么?布布答:小贝转圈圈(小贝是幼儿园的同学)。妈妈忍俊不禁:再丰富一些吧,布布抓起黑色水笔,毫不犹豫,在浅色圈圈上添了数道深色长线条,小贝的双臂伸展开来;两道略弯的纵向线段,是摆动的身体;接着一足点地,一足翘起,小贝是在跳踢踏舞吗?然后,脑袋,面孔,眼睛咪咪嘴在大笑,两个耳朵一高一低,小贝侧头开怀自信;最后一笔,脑门上一缕飞扬的头发和伸展的双臂形成巧妙的平衡。十几秒一挥而就,妈妈来不及眨眼,一幅颇有点舞蹈速写韵味的画作完成,灵动传神。

布布喜欢的色彩也与大人的想法不同。我买了无数彩笔,布布却常常一色到底,白底黑画,白底蓝画,绿地绿画。布布小宝宝时就明确表示喜欢蓝色,挑选衣物玩具,首选一定是蓝色,深浅倒是皆可。我画过一幅水彩瓶花,色彩缤纷,请布布找出最好看的,还不会说话的布布毫不犹豫指向右侧上部的蓝色团花。按色彩心理学的解释,蓝色代表平静。布布是一个情绪内核稳定的小孩?可他画起火山喷发,熔浆奔泻,黑红两色交织,惊心动魄。

布布画的内容,与他正在认识的了解的亲历的事物,常常是同步的。和爸爸妈妈出门旅游,喜欢民宿、酒店的布置,他画房子便多了大大小小的窗户,草地上多了一条石阶小路。读了《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岸线便越画越长,蜿蜒曲折。故事片《泰坦尼克号》的沉船片段,第一次看,布布从妈妈怀里逃到门口;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看,渐渐可以承受灾难的冲击了,在白板上画下了倾覆的大船,冰块围困。看《宇宙》《黑洞启示录》等一系列科普纪录片,银河系的辽阔深邃绚烂壮美太迷人了,“土星给自己戴上了婚戒,但没有定下婚期。”布布画了动能充沛的宇宙飞船,伴随各色漩涡状螺旋体,旋转飞升。画了太阳系,八大行星依照与太阳的远近距离散布在运行轨道上。

读到画家陈丹青的话,“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而是本能,而是那种最最新鲜的感受力。”我常常羡慕布布,可以敏捷地用图画构建全新的生动景象,仿佛能看见成年人已经看不见或者视而不见的事物。布布对广袤世界万事万物有强烈的认知需求,从身体到精神思维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破解好奇之谜。

我选了布布的画“时光机”做美篇的封面,记录布布一天天长大的温暖趣事。“时光机”是一个立体结构,如隧道的四方入口,短线条构筑的岩石通道渐渐缩小,延伸,景深处有一把靠背座椅的侧面,正对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布布告诉我“可以坐在里面操作。”倘若是我进去操作,多半是向后看吧,心怀感慨回望来时路。而布布定是高速前行,迎接未来的召唤。

人生智慧

面向公众,请讲大白话

■冯诗齐 文

“专业化”和“接地气”常常是一对矛盾。

过分强调专业化,有时真要害死人,我指的是面向公众的窗口行业。

记得在一次参观时,入口处的喇叭一遍遍地提示:“持证者往左,持券者往右……”我手持参观票,着实愣了好几秒钟,我的参观票算是“证”还是“券”?不都是一张硬卡纸么?迟疑之后,总算领悟,所谓“证”,应当是现场的工作证,而“券”,那自然就是参观券,也就是我手里的票子了!“持证者”“持券者”,不就是“工作人员”和“观众”嘛!

明明有大家都能听懂的话不说,要绕弯子玩文字游戏,猜想,大约是主事者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专业水平”吧?

再举一个例子:家里装修,更换增加了家用电器。为保证安全,想申请将电表换大点。按照内行人的指点,进入手机“国家电力网”APP网上申请。可是找遍手机上显示的界面,都没有“换电表”的服务项目!费了老半天,看到有“增容”的提示,似乎和我的要求搭界,于是点进去,果然是换电表的服务。

“增容”固然是专业化、标准化的名词,但对于普通民众,恐怕若非有人指点,还真难以理解。既然面对的是平民百姓,能不能讲大家都听得懂的大白话呢?

有人喜欢强调“专业化”,我理解。所谓专业化,一是准确,二是精炼。上面“持证”“持券”的例子,准确吗?未必。证不见得就是工作证,券也不见得就是参观券,而直截了当说“工作人员”“观众”,既简洁,又明了,这才专业呀!

说了这么多,不禁让我想起《反对党八股》一文,当年批评过的“八股”风,如今还有没有呢?值得深思!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本报地址: 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 65653113 邮编: 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面向杨浦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发行 印数85000份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